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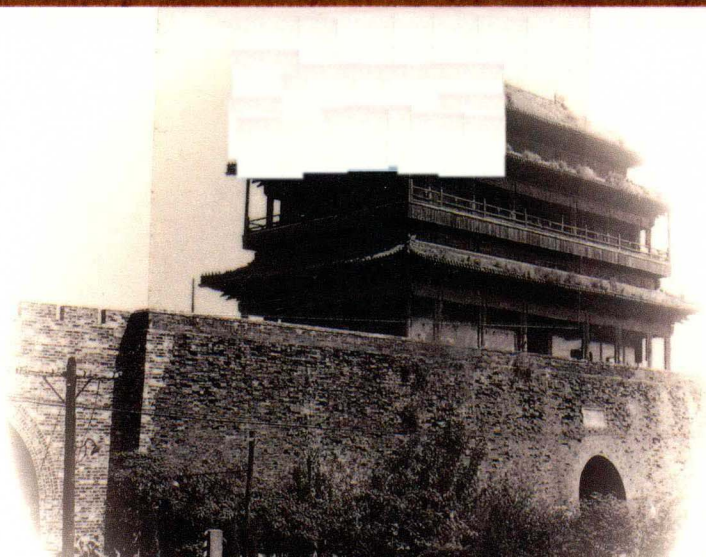
张帆◎著

哈德门外

一个戏剧界老北京的叙说

HADENMENWAI

YIGE XIJIE LAOBEIJING DE XUSHUO



中国环境出版社

张帆◎著

哈德门外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 章

界老北京的叙说

中国环境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哈德门外 / 张帆著. — 北京: 中国环境出版社, 2015. 5

ISBN 978-7-5111-2327-5

I. ①哈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9818 号

出 版 人 王新程
责任编辑 赵惠芬
责任校对 扣志红
装帧设计 彭 杉

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出版社
(100062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)
网 址: <http://www.cesp.com.cn>
电子邮箱: bjgl@cesp.com.cn
联系电话: 010-67112765 (编辑管理部)
010-67168033 (监测与监理图书出版中心)
发行热线: 010-67125803, 010-67113405 (传真)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87×960 1/16
印 张 27.25
字 数 268 千字
定 价 80.00 元

【版权所有。未经许可,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。】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谨以此书献给哈德门外的老街坊们



序：跟着帆儿爷“卧游”

弥松颐

圈儿内都称张帆兄为“帆儿爷”，此称不知何人所起，反正我觉得挺好。

一，“帆儿”较之愣呵呵、秃碴碴的一个“帆”字儿，显得更加亲和、友爱；

二，“爷”之称谓，表明众家英雄于我公之敬重，从您个人来说，更表明其之“派头儿”，骨子里透出来的那么股子劲儿——至于是什么派头儿、什么劲儿，等您瞧完了这本书，大概您就瞭然了。

我和帆儿爷相识、相熟，皆托庇于汇文中学时代的大学长、当今著名美术大家杨悦浦兄，我们一见如故，相见恨晚。我俩同代，约又同龄（予痴长两岁）。

说起旧话儿，1949年以前，上下都会唱的那段歌曲，音调字词，依稀可辨；后来解放军进城，欢迎列队，我俩均在其中，感情也大致相同。

帆儿爷家住包头大院儿、下三条，我住家上唐刀儿、中三

条，都是位于羊市口、小市口之间的方寸之地，您说有多巧！

青少年时代，影形足迹（如蟠桃宫的两脚黄土，东后河沿儿的线桃子嗡嗡），可谓比肩接踵；气味呼吸（如黄家店的九花儿、晚香玉，花市大街小磨房的扑鼻油香），又是一概相“闻”。

所以，摆在面前的这部宏构大著，出哈德门门脸儿南行，直插磁器口儿，以之为主干，鱼骨状两侧排开，“地毯式轰炸”一般，“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”“离方遁员，穷形尽相”（陆机《文赋》）铺天盖地，撒开儿了写来。

二十多万字的大作，竟令我一口气儿地读完，掩卷合思，如醉如痴。

正当沉浸在交情、回忆之中，忽得训令，命作《序》文。此事无异“佛头着粪”，非予所能干办。坚辞，不获允。

无奈读了人家的书，不能白享受，勉为其难，说几条“读后感”吧，于是边看、边想、边写，漫录于后，以应塞责（但是绝不能当《序》）。

其一，此书虽写南城风物，市井民情，但是，我没有仅仅当作“风俗”“游典”、知识性一类的读物看待。从孩提到少年，从小到大的步步足迹，甚至在“交待材料”中，连“上三辈儿”的景况，都和盘托出，可以说，这是晚年“帆儿爷”写少年“志强”的整本《张帆同志的青少年时代》，自家写自家的“生传”，透过一个人的生活看历史，即20世纪的那一段生动活泼的历史教科书。

其二，“帆儿爷”何许人也？老年写少年，既有新奇、冲

动，更有悟彻、洞明，“杼轴予怀”，皆出自胸臆，警策人生，真实、亲切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文化的北京人的悠闲气度，铮铮骨力，广见多闻，精识睿智，风趣幽默，可爱真挚，就这么一个“爷”的诸多品质。

“北京人”不光是“胡同串子”，还有如帆儿爷这样的温文尔雅、和乐可观、聪敏机智、自爱正人甚又道见不平，拍案而起。您瞧山西大院与京师四合院的区别，胡同是否都应当改名，前门大街的“打造”出炉等，作者振聋发聩、掷地有声之言，我想，倘有执事者看到此书，出以公心，即可作为“参政议政”的绝好题目。

其三，作者的语言，是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北京话，时过境迁，生活没有了，语言也随之打折、消减。即便现在人所说的“北京话”，也是注入了新时代的特色，老的北京话，远远地“走迹了”。所以，本书还可以作为研习历史上（虽然不很长，但已改变多多）的北京话极准正的、难得的好教材。

还可以再绉（捋）出个“四五六儿”来，但仍都是乏味之言（不是说帆儿爷的书乏味，是予言之乏味）。

总之一句话，我读这本书，看到贯穿其中的感情基调，就是一个“爱”字：爱南城、爱北京、爱个人、爱街坊、爱天空、爱树木、爱历史、爱中华这种渗透精神骨髓的爱，借用余光中先生指说自己的八个大字：“汉魂已定，唐命已牢”，揆诸帆儿爷，岂不宜乎！

作文到了“结尾”，还当照应“开头”。

开头我说是“如醉如痴”，此刻再一翻书篇儿，竟只见得是“如泣如诉”，为何？

老哥俩的南城追忆，实在是荡然无存，全没有啦！全毁啦！全都TM玩儿完啦！连帆儿爷说的“姥姥”，都已再无力发问，没有一星半点儿用处啦！

我想起了中学时代，语文课本里的一首明代诗人王磐的小令儿《朝天子》，最后两句是：

“那里去告他？何处去诉他？也只索、细数着猫儿骂！”
呜呼哀哉，尚飨！

还得照应开头儿，说友谊。

孔老夫子言道：“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。”此天下之公器，愿吾国民都能遵照其言，明辨而笃行之。



自序

自序一般都是写作者的写作初衷、经历乃至艰辛。我则不然，我必须首先重重地感谢为拙作写“读后感”的松颐兄。他执意不许我将此绝妙之文称之为序，而只可当作读后感用，还注了“声明”。老哥的话我不敢与之争个脸红脖子粗——说不是就不是吧，反正我把它放在了序的位置上，凭您怎么处置我吧？

松颐兄是北京话、北京史、北京民俗的研究专家，也是古诗文的研究家。退休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德高望重的大编审，如今社里遇上难审的作品还是找您，尤其是编辑、注释老舍先生的作品，非公莫属！您还是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的委员。您说有这样的大家为我这业余写家撰写“读后感”的吗？当然是序！您所赐的这篇佳作到底对我的这本书起了多高的提升作用？何为画龙点睛？为避免相互吹捧之嫌，您看完再琢磨吧。

哈德门乃崇文门之别称。“哈德”二字在这儿一定要念成 hǎde (de 还得发轻声)，这才是老北京的叫法儿。这个叫法儿

始于元代，哈德是哈达的谐音，哈达是蒙古族人献给佛神及贵人的礼物，这个礼节保留至今。在元代，哈德门的正名叫文明门。明英宗正统元年（1435年）重修后，又改名为崇文门，有崇敬文事之意，这个叫法儿一直沿用至今。还有一种叫法儿——海岱门。1935年出版的《北平旅行指南》上有这样的记载：“哈德门外吊桥上东北隅，近河桥翹边，有半露上部铁龟一个，相传为镇水者。因其北不远处，有小庙曰镇海寺。龟身所露直径约二尺，俗传哈德门原名为海岱门，桥下有海眼，故以铁龟镇之。”实际上这其中也有民间传说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哈德门的名称快失传了，只有老北京人还习惯称崇文门为哈德门。记得民国时期还出产了“哈德门”牌儿高级烟卷，与“恒大”、“大前门”等名牌儿香烟齐誉京城，解放后，这些老牌子还一直保留着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就见不着了。前几年，市场上“哈德门”牌香烟又冒出来了，这大概是商家为了满足老烟民们的怀旧心理吧。改革开放后，有投资商又在崇文门饭店的对面盖起了哈德门饭店，饭店的一层是便宜坊烤鸭店。我想，这除了吸引老北京外，更多的是为了迎合海外侨胞、港澳台同胞的思乡之情。可不知为什么，前两年把哈德门饭店又给拆了，听说是要盖个五星级的大饭店，名字是否还叫哈德门饭店？不得而知。现而今那儿还是一片废墟。大拆大建已是北京的家常便饭，不必说一个饭店，整个老崇文区还存在吗？没啦！连“崇文区”这仨字儿都不存在啦，那叫一个彻底呀！政府要干的事，咱草民管得了吗？管不了。以吴良镛、冯骥才、舒乙等为代表的学

者们，在大会小会上，乃至报刊上呼吁了多少回了，管用吗？我看收效甚微！在现实生活中，贪官们捞钱搞政绩，开发商们大把赚钱才是硬道理！好了，还是莫谈国事吧，免得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

我今年 74 岁了，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。我爱北京，更爱那城墙环抱的老北京！70 多年来，我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崇文区。我是眼瞅着老崇文区一点儿一点儿地被拆光的。能保留下来的成点儿规模的文物，怕也只有天坛公园、龙潭湖公园和明城墙遗址了。前门大街虽然翻建了，但已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及繁华。人气大不如前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？

为了留住哈德门外在我心中的记忆，我用几年的业余时间，背着相机，用黑白胶卷拍了一条条即将消失的胡同；拍下了我曾经居住和生活的地方；拍下了那一座座我曾无数次光顾过的商店、粮店、书店、电影院、饭馆儿、早点铺等。每当看到这些老照片，一件件往事顿时涌上我的心头，真是思绪万千呀！我发誓要把这一切都写出来。假如您也是个老北京、老崇文，那您就与我共享吧。

这里要声明一点，我不是作家，更不是北京史或文物古迹的研究家，我只是个老北京。如果说是个还有点儿不一样的老北京的话，那就是我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（北京人艺）工作和生活了 40 余年。众所周知，北京人艺是一个以演京味戏（特别是老舍剧作）而见长的剧院。在剧院的老一辈儿艺术家中，熟悉和研究京味儿的大有人在，这也是我偏爱北京话和北京风土人情的原因之

一。但偏爱和研究是两码事，咱无法和专家学者比。咱写的是闲书，就是退休了，闲来无事写着玩儿的书。您看着有意思，那您就翻翻它，假如您不喜欢，那也别耽误您的宝贵时间，扔一边儿完事。

在言归正传之前，我还得找补一段说明（“找补”二字在北京话中读 zháobu，bu 还得发轻声）。

我还要说明什么呢？就是关于儿化音的问题。老北京人说话喜欢带“小字眼儿”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儿化音。专家说北京的儿化韵有 26 个，其词条那可就海（hāi）了去了！《北京话儿化词典》中收录的词条多达 7 000 多个，这还没全收进去。本书中所涉及的儿化字词也相当得多，因为我是用北京话写的嘛。如门儿（东便门儿）、脸儿（门脸儿）、同儿（胡同儿）、花儿（花儿市）、口儿（南口儿、北口儿）、院儿（大院儿、小院儿）、槽儿（南河槽儿、北河槽儿）、眼儿（小铺眼儿）、竿儿（竹竿儿）、碗儿等。尤其是胡同儿的同儿，写老北京哪能离得开胡同儿啊！还有花儿市的花儿，我在花儿市长大的，不提花儿市吗？不可能。这样一来，有时候满篇儿纸上都是“儿”字。仔细一想，一是麻烦，二是版式也不大好看。于是我采取了“点到为止”的做法。也就是说在这个儿化字儿出现的第一次，我该儿化的全儿化，以后若再使用此字时，就不再儿化了，您记住了就成了。当然，校对时，有时忽略了，这个儿化字儿又蹦出来了，那您就多包涵点儿吧，因为实在是太多太多，校对不到的事儿难免。

得，咱书归正传吧，就从哈德门说起。

目 录

哈德门 /1

东后河沿儿——我的出生地 /8

地图上没有的胡同儿 /16

我是独苗儿 /19

坑人的私人诊所 /23

祖籍的蜜桃与地道 /26

票友父亲及北京的老戏园子 /33

您遇上过“崩子手”吗？ /38

话说草厂胡同儿 /41

草厂十条小学 /44

解放北平记忆 /48

草厂九条崇仁小学 /54

包头大院不是院儿 /58

“水窝子”和井儿胡同 /63

包头大院儿 17 号 /65

两广路记忆 /74

安化楼——幸福楼 /75

无名小庙儿 /79

幸福大街 /81

东、西、南、北河槽儿 /83

从榄杆市到磁器口儿 /95

糊顶棚的趣事 /96

简易楼 /98

我曾当过曲艺演员 /100

令人叫绝的卤面 /113

您知道臭粪场在哪儿吗? /115

蒜市口与曹雪芹故居 /119

磁器口豆汁儿店 /122

东柳树井儿 101 号 /126

花儿市 /133

西花市街 /138

西花市大街路南 /140

东花市街 /142

东花市大街路南 /144

启元茶庄 /147

崇光照相馆和崇光电影院 /149

电影《青春之歌》拍摄花絮 /161

黄家店鲜花市场 /163

张东海命馆 /165

山货铺及其他 /168

在三友轩茶馆听蹭儿 /174

“群芳”回民小吃店 /176

从理发馆想起的 /178

汇生池澡堂子 /180

西花儿市杂谈 /185

首饰楼、钟表店和我的艺术创作 /193

花儿市清真寺 /196

“大烟袋锅儿” /198

难忘的小人儿书摊儿 /200

喝“散啤”的日子 /206

福源长干鲜果品店 /207

南北羊市口儿 /210

青山居茶馆 /213

大众电影院 /214

肉和鱼的故事 /216

盲流儿与盖浇饭 /220

济仁堂与“小楼丁” /223

修笔小店 /224

南羊市口儿 /227

“铁三角”的家 /228

粮票——刻骨铭心的记忆 /231

南羊市口的无名夹道 /233

东花儿市大街 /238

东花儿市点滴 /249

泉城纸店 /249

穆德小学 /253

牛黄解毒丸与德寿堂 /255

“容真”照相馆 /259

由内明远的酱肉所想到的 /261

东花儿市以东 /264

北京城有几座卧佛寺? /267

老北京最长的胡同 /269

花儿市下三条 26 号 /273

哈德门外西半部踪影 /277

一跑儿胡同 /288

东兴隆街 56 号 /290

哈德门外的京剧名家故居及京剧世家 /295

华伦药房 /310

结婚登记 /311

结婚趣事 /313

王致和臭豆腐 /316

茶食胡同地片儿 /318

哈德门外 /323

万全堂和千芝堂 /327

花市委托商店 /331

哈德门外其他门脸儿 /334

法华寺 /338

金鱼池和龙须沟 /345

哈德门外胡同残留 /357

附 录 /365

我的大半生 /365

我的中学——我的十年王府生活之一 /365

我的大学——我的十年王府生活之二 /379

我最后的大学课堂 /389

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工作岗位（见正文 102 页） /394

琐忆 /394

参考书目 /411

书中部分北京土语注释 /412

后记 /414